

高莽同志:春节期间收到你送我的
一份十分厚重的礼物,衷心感谢你。
我手捧着你送我的这份礼物——
这部大书《墓碑·天堂》,我说它十分
厚重,不单是指它三四百页、大型开
本、纸质极佳的分量,更主要的是说
它庄严肃穆的主题,深刻的思想,巨
大的美和凝重的情感。这部在《灵魂
的归宿》一书基础上做了极大删减、
补充、且又重新调整、编排的新著,更完整、
更丰富、更充实,也更显珍贵了。
你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句表达本书主
旨的话:“向俄罗斯 84 位文学、艺术大师谒
拜絮语”。真要感谢你,带领我们向这些
璀璨群星表达我们深深的崇敬和怀念。
你在书中所收的众多人物,特别是我最
早就接触到的作家和诗人,如普希金、
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的著作,我
是在北大读书时从图书馆借来读到的,
但更多的稍晚些的作品,特别是表现
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的作品,
我大都是从进步同学那里辗转借来,
如饥似渴地秘密读到,有些还是解放
区用粗糙土纸印刷的简陋的小册子。
正是它们,教育我们认识了社会和人
生,进一步提高了我对爱国主义思想的
认识和对和平的热爱。我渴望解放、自
由和真理,我喜欢读英雄人物的书,那
些那些发生在遥远的欧洲反法西斯战
场上的许多震撼人心的故事,故事里
的情节和细节,增强了我对人民与和
平生活的爱,以及对敌人的恨,比中国
成立后的最初几年,我们有机会接触
到了大量苏联影片,大大开拓了我的



庄严与凝重之美

——致高莽

李 瑛

视野和胸襟;苏军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来华进行巡回演出,带来许多有趣的具有浓郁俄罗斯情调的歌曲,使许多优美的歌曲家喻户晓。直到今天,许多人还都在不时哼唱。应该说,他们许多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性格、情趣,一直影响到我的今天。我深深崇敬这些大师和他们笔下的真实,但对他们的生平境遇有的稍有了解,但更多的是了解不多或全不了解。

拿到这本书,我首先就逐页翻读了每页所附的多幅精彩彩照,从中可知你满怀激情地走访了那么多墓地,寻访了那么多巨星,采访了众多有关人士,查阅了大量典籍史料,诚挚地拜谒他们,追念他们走过的道路,缅怀他们不朽的业绩,并用你的相机和笔把所闻所见、所思所感如实地记录下来。这些照片里既有他们的手稿、实物,又有他们的亲人和故居,更重要的是他们安息的坟冢。一座座墓碑,不同的石材石质,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艺术造型,不同的形式设计,但都与墓主的伟大思想精神、品格和情趣保持了高度一致,真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座座都使人喜爱。它们虽分散在不同的墓地,却都处在一片蓝天之下,阳光照着,轻风吹着,蜂蝶翻飞,白云舒卷,花朵恣意地开放,草木葱茏地生长,在绿阴掩映之下,这些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诗人,这

些才思过人的大家,这些享有赫赫威名的巨匠,在经历了不同的暴风骤雨和对人的隐秘灵魂进行了深邃入微的艰辛探索、解剖之后,现在是无愧无悔地安息在这里了。这些以自己无畏的劳动播下一粒粒人类进步文明种子的人,以不同方式,不同作品,使我们看到真正人性的尊严和力量,净化了后来人的情操,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让人们认识了走向人的真实和真实的人的道路,以及许多比生活更加深刻的东西,从而激起人们对未来、追求、创造的渴望和勇气,使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进步。如今,他们像在寂静里彼此低声絮语,也许在谈论着过去,今天和未来……是的,这里是墓地,是许多条道路的终点,但这里没有晦暗,没有阴郁,也没有纷扰和神秘,一切都处在自然、纯朴和高度的恬淡之中。

我在读了你一篇篇简述式的亲切的文字之后,大大增进了对他们和他们所处的时代、遭遇的认识,因此,也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了他们的作品。读着它们,不禁使我想起过去去果写的那么多诗意盎然的悼亡文字,比如《拿破仑的葬礼》,真是写得又肃穆,又尊荣。皇冠,战旗,军鼓,骏马,枢车拖着巴黎全城的欢呼,在教堂的钟声里穿过了人群;不仅如此,还有他写的《巴尔扎克之死》、《巴尔扎克悼词》、《吊唁大仲马》以

及《乔治·桑的悼词》等等,通过对资产阶级腐朽本质的深刻揭露,辛辣的嘲讽,表现了对穷苦人民的极大同情,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生命的爱,以及对世界深邃的思辨,多么有力地影响和启示着我们;还使我想到了晏鲁达写的悼念艾吕雅、马里亚诺·拉托雷以及 1957 年在北京写的悼念马雅可夫斯基等的悼词,一篇篇充满浓郁诗情的篇章,是何等的激动人心呵!

还需要说到的是,这些墓碑,这些坟冢,大都是著名雕塑家和建筑大师苦心经营创作而成的,它们在凝固的静态中,以概括简洁的形式和娴熟的雕塑语言,高超的技艺,既突出了它们庄重肃穆的主题,又不乏时代气息和激情,每一座都蕴含着一派无穷的力量,哲学的力量,生命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美的力量,一看就使人感到惊心动魄。

啊!这些雕塑大师的名字和这些墓主的名字,都应该用金子镶嵌在历史之上!死亡确实使人恐怖,古往今来,人们都敬畏它,因为它意味着永远的消失和毁灭,因此也就成为人们永远谈论不完的痛苦的话题;但是,既然死亡和诞生一样同是自然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让我们坦然面对吧。重要的是当又一天的太阳照耀在这些墓石之上,人们思考死亡的时候,让我们珍视今天,认识生,热爱生,以积极的态度理智地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道路和方式,勇敢地走下去。

这里,我要向你,我可敬的兄长深深地致谢,因为你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不仅向我们进一步讲述了这些足以自豪的先人,更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伟大民族灿烂的历史和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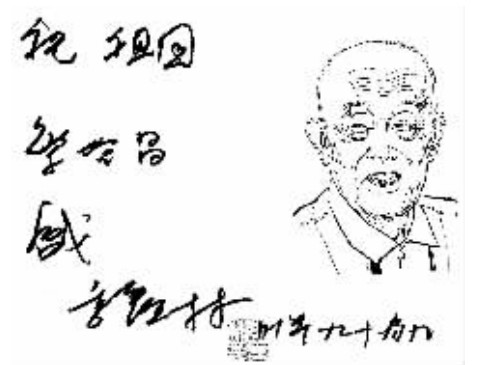


余辉（油画）

刘克银

气和心暖

怀 谦 / 文 雪 村 / 图



春日暖阳,惠风和畅。一个明媚的午后,我们一行三人到 301 医院探访季羡林先生。约好三点半,可是,我们晚到了半小时。到达传达室登记的时候,知道先生的儿子已经来接过我们了,不免有些抱愧。进了病房,一阵寒暄,我们连声道歉,可是一屋子人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心稍安下来,这才定神打量病房的主人季先生。

原以为九八高龄的季先生会插着各种各样的管子等待我们的来访,然而并不,先生像前两次见面一样,抄着手,规规矩矩地坐在一张小桌后面,静静地打量我们。不像是望之俨然的先生,倒像是乖巧、听话的学生。与朗润园不同的是,此时的先生穿的是病号服,人清瘦了一圈,然而精神却出奇的好。

季先生的助手在一旁提醒我们有什么学术

问题赶紧问,我想,与季先生谈学术,那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么,就装着没听见,拉拉杂杂地扯闲篇,无奈地耗费着先生宝贵的时间。先生倒好脾气,有问必答,说医生、护士对他照顾得好,吃得也好。睡得如何呢?先生说,睡眠一直好,“我吃安眠药,都吃了有 80 年了。”不禁惊奇。接下来就幽默起自己的眼睛来,说:“其他零件还好,就是眼睛,用了一百年了,坏了,半瞎。”

我们提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希望先生写几个字,先生爽快地取来笔,写下“祝祖国繁荣昌盛,季羡林,时年九十有九。”一边写,还一边说:“夸张了一点,稍微夸张了一点”,他指的自然是年龄,不过夸张一岁而已。先生写字的时候,我就在一旁端详他的手,林青霞称这双写过无数好字、好文章的手是“完美的手”,修长、白皙,上面没有瑕疵,没有老年斑,其实更让我们惊奇的是,这双手一点都不颤抖。

问先生多久没回北大了,他说不久前刚回去过,舍不得家里的猫。先生爱猫是出了名的,说猫是有灵性的动物,可惜不让带进医院。他每次回家,见了猫,特别依恋,他说:“分不清是我安慰猫还是猫安慰我”,我听了,笑着说你们是相互安慰,相互取暖。

时间有点久了,与先生握别。那双“完美的手”传来的是温暖、和煦。当年,季先生不计前嫌,任用“文革”中曾整过自己的人;这些年来,请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桂冠”,为汶川地震慷慨捐款,哪一件不是仁智之举?不禁想起《菜根谭》中的句子:“天地之气,暖则生,寒则杀。故性气清冷者,受享亦凉薄。唯气和心暖之人,其福亦厚,其泽亦长。”每次见先生,总觉如沐春风,他就是一个气和心暖的人,正该福泽绵长,亦应了那句古话:仁者寿。

“老猎人”走了。他没有向大伙告别,就悄悄地背上猎枪远行了。
贫农的儿子,十几岁就投身于革命文艺事业。抗战初期,他从老家山西洪洞出走,参加了吕梁剧社。为了深造,又到延安部队艺术学院学习,后来合并到贺龙同志领导的一二〇师“战斗剧社”。在半个多世纪的战斗岁月中,老战友们对他的评价是:襟怀坦荡、心胸开阔,生性憨厚、对人宽容。演戏时他从不承担角色,不管演什么都一丝不苟,同时还创作秧歌剧兼做导演。在歌剧《血泪仇》里他扮演过王仁厚,在歌剧《白毛女》里扮演过杨白劳,在八一厂的故事片《英雄虎胆》里,他又成功地塑造了老猎人这一角色,因此,人们都叫他“老猎人”。

莲花池干休所一建立,我们同住一个单元,同在一个党小组,可以说朝夕相处。我担任党支部书记,他叫我“党代表”。住在一起,谈心机会多,也就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有一次在门口小花园聊天。说起“文革”中的故事,我说,当初总

政工作队一进厂,就让你靠边站,演员们看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排练京剧《卖水》也被批成是搞封、资、修。作为工作队成员之一的我,一想到这些,就感到内疚。他听了以后,拍拍我的肩膀,笑哈哈地说:“这不能责怪你呀,工作队是执行上边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你能抵制得了?”他一再安慰我,从中可以看出这位老八路的思想品质。

虽是“猎人”,他也喜欢鸟,尤其是信鸽,没得重病时,常常研究雌雄鸽的颜色、性能和远行千里的本领,观赏信鸽放飞归来从高空往下飞翔的神态。就是他患重病在家疗养期间,也总要走上阳台往下撒食儿,高兴地看着信鸽互相追逐抢食的情景。他的心胸可宽了,看不出他是身患重病的人。

李力,这位让人怀念的“老猎人”背上猎枪悄然远行了。他的正直、善良、乐观的品质和他在银幕上塑造的艺术形象永留人间!

多很多,统计起来总有成千上万个吧?正如《北京晚报》文章所说的:“我们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申遗’了又如何呢?花了大把大把的美元(据了解,每个申遗项目需付 4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300 万元),证明这个‘老东西’是我们的还是证明我们把‘老东西’保护好了?”

我以为,这些“老东西”本来就在我们中国,不会跑到哪里去。倒是及时进行检查,认真维修保养才最重要。与其哭穷,不如拿“申遗”的钱去做维修资金,为子孙后代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三月，中国的目光

陈崎嵘

三月,人们的眼光,总是习惯于把春色寻找。投向河岸边的柳梢枝头,看嫩黄初露,碧玉新雕。关注迎春花开,赞美那少女般的羞涩,童稚般的微笑。追踪新筑的鸟巢,倾听呢喃情语,燕雀嬉闹。或许登高远望江河湖泊,观赏冰凌解冻,鱼跃虾跳。

三月,中国的眼光,穿透早春迷雾,感受春寒料峭。目测城市摩天大楼的塔吊,能否经受住华尔街袭来的特级寒潮?点击街上流动的橘黄色工帽,与与时俱进?逐日减少?检测银行点钞机的频率,

推导金融高速公路的畅通指标。捕捉住人民大会堂的信心指数,让掌声化为应对海啸的鼓点和号角!

三月,中国诗人的目光,也向着共和国的焦点聚焦。于是,诗人的视野,扩大成生活全景,诗人的血液,涌动如黄河的波涛,诗歌的旋律,融入时代的主题,诗歌的节奏,应和着大地的心跳……

大地

苏 北

了童年岁月的感觉。那夜真是静。门前的溪水哗哗地流淌着,流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我搜肠刮肚,寻找能与此意境相宜的词句,竟不能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茅屋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自幽。”“中庭地白,冷露无声。”“时时闻鸟语,处处是泉声。”这些旧词句都太苍白,面对此情此景,也只有默然不语。

第二天我们上山,老严一家早早就起来准备我们的行程。女主人赶制我们的早餐,老严则忙着路上的行囊,我们则空扎着双手,仿佛是一群刚进门的姑爷和新娘。作为山里人,老严个头不高,但长得结实实实。为人也像大山一样,本分、沉稳、忠厚。他们那样忙碌着,已显示出他们一家对我们的

新中国成立后,身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京剧团团长的梅兰芳先生,仍像普通演员一样上台演出。一次在北京政协礼堂演《风还巢》,唱到“遵父命在帘内偷觑才郎”一段时,因一时失神少唱了一句,却在表演偷看时多做了几个动作。场上的演员与看表演的剧团人员都认为,这是梅兰芳为加强表演人物偷看时的羞涩感,故意把这句唱词省略掉。

演出结束后,当大家纷纷称赞梅兰芳的改动非常好,向他表示祝贺时,他却淡淡地笑了笑说:“今天不是我改得好,是我一时失神,把那句唱词给忘了,没有办法才用动作把这个没唱出来的腔遮盖过去。这是一出演了多年的经典剧目,我真是对不起观众,我应该向大家检讨。”梅兰芳的话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心中暗想:“梅先生如果不说,还真没看出来。”

演一台戏,忘了一句唱词,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用动作把失误遮掩过去,也是一般演员常用的方法。虽有忽悠之嫌,但也属无奈之举,并算不上大过错。何况做得天衣无缝,连场上的演员和剧团看表演的人都看不出来。这种应变能力,是梅兰芳在表演技艺上炉火纯青的表现,就是有人看出来,也不会责备。他完全可以将错就错,把大家忽悠过去。不仅不会丢面子,还能受到称赞,何乐而不为呢!可是,梅先生没

梅兰芳的『小题大做』

徐恒足

有的以我划线,互相倾轧,闹得乌烟瘴气。我们不耽期望他们像梅先生那样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微小的失误,更不指望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小题大做,实现自我完善。但他们既自命为“大师”,起码要以先贤大师为镜,像爱护眼睛一样维护自己的人格,堂堂正正地做人,本本分分地做事。



茶事悠悠

柳 萌

获得闲适的情趣。如果放在陶瓷器皿中,就不会有观赏的机会,岂不是怠慢了名茶。再比如乌龙茶是急性子,见高温水立马膨胀,倘若用玻璃杯冲泡,看见这情景心里会发堵,岂不是破坏喝茶的心情。

喝茶,更多时候是自己喝,有时跟朋友一起喝。自己喝好办,坐在桌子前喝,躺在沙发上喝,都无所谓,只要自己愉悦就好。跟朋友喝茶则不同,一是要学会克制,二是要学会宽容。比如吸烟的人就要少吸或不吸,比如讨厌烟味儿的人就要忍耐着点儿,不然这茶是绝对喝不好的,闹得别别扭扭皱皱巴巴,最后恐怕连茶都会变了味儿。为了喝茶就得改改性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喝茶可以磨性性情,改变人的某些习惯,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终究不是个会喝茶的人,更不懂得茶道茶艺,最多算是脱离粗喝阶段,不过有一点自认为可取,那就是我对茶的虔诚和执着,恐怕为一般喝茶人所未有。拉杂地说点茶话,与友人分享,再喝茶时,就会有更多茶香,悠悠留于口齿间,生活多美好。

喝茶的最佳环境,我以为,用四个字即可概括:幽(静)、清(爽)、畅(快)、随(意)。在茶馆听说书唱戏,在茶馆大摆龙门阵,到了晚年都不太喜欢了,更钟情于布置幽雅,音乐悠远,茶食自取,慢腾腾地跟友人聊天儿,这样的茶馆似乎更合性情。

倘若是个个人平日喝茶,自然无须那么讲究,不过,有两点不可以马虎,友好。

一天的攀登主峰,彻底摧垮了我们的意志。那陡峭的山路,总也走不完。我们简直累得贼死,而老严给我们上山做向导,挑着近 40 斤重的干粮和照相机,和我们一样爬山,小牛一样往前窜。一天下来,仍走得稳稳的。在路上我同老严闲聊,他告诉我,山里人的经济来源很少,主要收入是茶叶,一年也只 2000 来块钱。孩子受教育很难,出去读书更难。我知道老严一家生活得不富裕,便对他

说,你有的是力气,不妨出去打工。老严告诉我,他曾在浙江的宁波干过几年,今年刚回来,算是牯牛降见过世面的人。他对我说,相信牯牛降的旅游很快会火起来的。回家乡来搞旅游,也还好。对老严的话,我有同感。

我们一行七人在老严家住了一宿,连吃带住也只 210 块钱。这个钱还不够城里的人喝一次茶,便显得让人有点不好意思。

这一户山里人家,人特勤快,又有力气。为人本分,做事又从不马虎。和和睦睦,让人怀念。我想我若有机会再去牯牛降,一定还会再住到老严家的。

四时佳兴